



高尔基著

外国文学
小丛书

WAIGUOWENXUE XIAOCONGSHU

人

外国文学小丛书

〔苏联〕高尔基著

人

R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封面设计：伍端端

人

Re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06,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5}{16}$ 插页 2

1988年3月北京第1版 1988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4,290

ISBN 7-02-000193-9/I·194

书号 10019·4243 定价 1.15 元

前 言

在高尔基卷帙浩繁的文学遗产中，散存着为数不多的散文和讽喻文。这些文章短小精悍，哲理深邃。它们或似檄文，摧枯拉朽，一击中的；或似明珠，玲珑剔透，璀璨夺目；或似兰蕙，芬芳馥郁，历久不衰。可以独自在灯下浅读低吟，细细品味，也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中放声朗诵，灼人肺腑。

在这些作品中，少数几篇已为我国读者所熟悉。例如《海燕之歌》，早年曾伴随我国青年穿过革命战争的硝烟，建国后又被编进中学课本，继续为培育一代一代后来人的高尚情操而发挥作用。但更多的篇章对我国读者还显得很陌生。例如《时钟》这篇妙语连珠、激情满怀的佳作，前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一位中学生就写信给编辑部说，高尔基还有这样好的作品，我们都不知道，并且建议把它编进教科书里去。由此可见，把这些散存的短文集结成册，是很有必要的。

在这些作品中，高尔基写鹰、写海燕、海鸥、海鸭、企鹅、麻雀，乃至写猪写狗等等飞禽走兽，其实都

是写人。甚至写到真理、智慧、信仰、命运、善恶、爱憎、骄傲、懒惰、沮丧、烦闷、绝望这些抽象概念，他都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拟人化手法。而在《人》这篇散文诗里，作者更是倾注全力塑造了人的概括性、哲理性的形象，将人当作生活的创造者、现实的改造者，加以热情讴歌。

人是什么？人的价值是什么？人的“自我实现”是什么？这是近年来在我国一些青年朋友中研讨得比较热烈的一个既古老又时髦的问题。高尔基用他的艺术创作形象地回答过这个问题，而辑录在本书中的文章则回答得尤为显著、鲜明、锐利和集中。尽管这些文章写于 1893—1919 年之间，离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然而历史的尘埃是掩盖不住珠玉的光辉的。

马 琪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目 次

前 言	马 琪(1)
开诚布公的谈话	李辉凡译(1)
一个诗人的故事	陆桂荣译(17)
鹰之歌	巴 金译(27)
旧 年	陆桂荣译(36)
十戈比银币	孙新世译(42)
一个犹太人的传说	孙静云译(48)
时 钟	张佩文译(55)
美	孙静云译(63)
刮 脸	张佩文译(73)
《水及其在自然界与人类生活中 的意义》	周 圣译(85)
瓷 猪	章 其译(96)
水 泡	张佩文译(105)
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	张佩文译(117)
在生活面前	谭得伶译(132)
春天的旋律	戈宝权译(135)

DQ59/13

海燕之歌	戈宝权译(142)
人	水 夫译(145)
狗	章 其译(156)
同 志!	蒋望明译(159)
智 者	陆桂荣译(168)
老 人	张佩文译(173)
早 晨	张佩文译(180)
茶 炊	孙新世译(185)
亚什卡	谭得伶译(193)

开诚布公的谈话*

一个不大确切却完全可能的故事

先生们、女士们，在一条河流——时代^①之河的岸上，善神态庄重地肃立着；对岸——恶[·]在暴躁地来回走动。

善犹如一座最坚实的大理石雕像，冰冷而又威严；而恶——则是如此卑微，并且充满着种种丑恶的毒素，乃至苍蝇叮他一口，立即就被毒死。

善站着，沉溺在自我陶醉的泥泞里；而恶[·]在岸上来回踱步，寻思着施展伎俩的最好办法，希望以此来维护他的名誉。

总的说来，一切都很顺遂。

* 这一篇讽喻文通过善与恶的对话，揭露醒醒的现实，批判俄国文坛上一批卑微文人宣扬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和超道德的世界观，劝告人们对生活采取积极的态度。结尾的那句“对于生活，必需有一贯的、巨大的、使它变得有生气的行动”，是全篇的点睛之笔。

① 本书中楷体下加圆点排印的词，在原文里头一个字母都是大写，是高尔基塑造拟人化形象时常采用的一种方式。

在他们的面前，时·代·之·河奔流不息，而在那浑浊的浪涛里，有人在挣扎、抽搐，恶·的活动和善·的视线都集中在他们身上。浪头上，恶·的崇拜者在胡作非为；浪涛下，善·的爱好者被河水呛得难于呼吸，而在他们之间有时闪现出另一部分人，这些人还未来得及形成自己任何的观点和信念，他们只是口张目瞪，被喧嚣声震聋了耳朵，满心希望赶快靠到什么东西上去。

恶·在行动，而善·却在静观，她口头上同情在恶·的魔掌下的牺牲者，暗地里却真正地无情地蔑视他们；

“咳，他们多么鄙俗！呸，他们多么懦弱！……他们竟不能反抗恶·！不能反抗恶·，——呸！”

说完，善·不易察觉地作出蔑视的脸色。

而恶·却来回走着，快活地唱起歌来；

生命是瞬息……

感觉——

是整个生命的实质和真谛。

生活中

罪行

应受到最少的责备！

让爱的说教见鬼去吧！

难道我们能了解它么？……

生命是片刻——而你要
生活得简单而快活！……
生活刚刚开始，但你看——
冥王星已经走近……
赶快把花朵折掉吧！……
饭吃光了，把碗摔碎！
实在，比现在的道德更为简便的是：
什么也不许说，
为的是不叫别人大声呼喝！
毫无疑义，
朋友们，
训诫可以听，
然而，
感觉——
是生命的实质和目的！……

他唱，大家都听他唱。善满腔怒火，愤愤然立即拿出两千首各种规模和种类的颂扬自己即将胜利的诗篇置恶于彻底失败的威胁之中。有讽喻诗、打油诗、挖苦诗、道德诗、抒情诗、朗诵诗、长诗、短诗……但是，恶根本不当一回事，他不仅在作恶之余的空闲时间里高兴地阅读了全部这些诗篇，而且还亲自写了对这些诗篇的评论，在评论中他根据自己心情的好坏，辱骂或赞扬一番，并始终不渝地指出，要

掺入更多一点纯粹的美学才好，说什么，那就会更有力量。

善见诗歌不能取胜，便改用散文。在卷帙浩繁的大部头书籍里，用二乘二等于四那样的不可摧毁的正确性来重新证明自己即将而且必然要战胜卑鄙的恶。

可是恶却满不在乎，他把这些书也都读了；当然，对于那些写得不大枯燥的书，他读的时候，是非常赞许的。

“没有什么，”他说，“写得有分量，有说服力，我也可以接受某些东西！”于是，他就接受了，真见鬼！全书——总共八千页，是针对他而写的，你瞧他怎么样！——却从书中引出了新的行动计划，这样就更加充实了他那本记载毒害人类灵魂的诡计的帐册。

总之，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直到我荣幸地向你们讲述下面的事情为止，情况就是这样的！下面我将带着真诚的敬意来讲述一切值得这种尊敬的事情……

有一回，他，也就是恶，一面忙着，哼着他心爱的曲子，一面在命运指定的地方进行活动。

他穿着巴黎最新的时装，手里拿着一束茶花，道貌岸然，不过，他当然仍旧是可恶的。而她，也就是善，却披着一件已经有点破旧的古罗马人穿的托加^①，冷漠而威严。

一般说，她生活得并不快活，然而这一天她却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烦闷。她的信徒们处处遭到悲惨的失败。那些善于逃避并成功地逃脱了这种失败的人，都顺利地 from 战场上溜走了，他们四处漂泊，垂头丧气，由于他们已没有了活的灵魂，因此不能做任何别的事情了。

于是，忧郁地想到同恶斗争的失败而十分激动的善倾听着自己敌人唱的凯歌，忧愁地瞧着他的优雅而庸俗、无耻而美丽的身姿。

但突然，她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新的主意——一种奇怪的、同她的品格不相称的、同她从事的活动不协调的，甚至同她的本质相矛盾的主意。最后，她这样地表述这个主意：“我是不是可以同他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呢？要知道，实际上我还从来没有同他开诚布公地谈过话。也许……有人会说：这可能吗？……我先跟他说说……对，先说说！……人们会说，这对我是一种耻辱……可是，我的天呀！……难道我是第一次听到关于我不坚定和精神不振的指责吗？……”

“先生！”她向对岸招呼起来。“请听我说！……”

那位先生刚为自己的健康干了一杯香槟酒，正准备再干一杯。

① 托加是古罗马的男长衫，用一块布从左肩搭过缠在身上。

“女士!”他十分殷勤地鞠了一躬。“我能替您做点什么呢?……”

“我想……就是说,不!……说得更正确一些,我想……”

“想要一杯香槟酒么,女士?……”

“先生!……请您不要用这种猜疑来侮辱我!”善高傲地昂起头说。

“女士!……对不起!……您的闻名的宽宏大量使我敢于希望您原谅我吗?……不过,真的,我曾经怀着敬意请您干一杯,现在我以同样的敬意荣幸地请您饮整整一瓶。”

“先生,我不喝酒……难道您不知道我不喝酒么?……”善严肃地说。

“知道,哎呀,知道!……女士,对此我衷心地表示遗憾,因为您剥夺了自己一种崇高的享受。您也使我诧异,因为同人们打交道,就不能不喝个酩酊大醉——同他们打交道是多么使人感到厌恶和难受!”

“对不起!我想和您严肃地谈一谈,我想把您当作一种势力来与您谈话,这势力……”

“随时为您效劳,女士!随时为您效劳……”

“请不要打断我的话!……这势力——在生活中具有几乎象我一样的意义,而且这势力正在同我斗争。但是为什么呢?……我就是想同您公正地、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讨论之后,也许能订出某种协

定……”

“女士！……我郑重地以我的胜利发誓（顺便说，这胜利我已相当腻烦了），您想出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合乎道德的主意。嘿！……要是能有个短短的假期多好啊！我和您都总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从未有过一分钟的休息……老是斗争，斗争……我斗胆问一声，这究竟是为为什么呢？！”

“对不起，请您严肃地对待我认为必须对您说的话！”善严厉地指出。

但是，恶突然激怒起来——某种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非常高傲而沉重地说：

“不，对不起！我想说的是：见你的鬼！……”

“先生！您骂人……”善责备地说。

“是的，我骂人！……我——就让我受诅咒吧，我骂人，我想骂就骂！……我要说出我的意见！……我有权利说出我的意见。……我愤怒，我受了侮辱，此外，我要求对我关心！也许，人们以为我不会感到屈辱吗？……啊！……我……”

“请原谅，我亲爱的恶，——您想用这些号啕和感叹来说明什么呢？……我可以使您相信，您对我说不出任何新的东西。象您一样，我也充满痛苦，象您一样，我也被人诬蔑，象您一样，我也受到侮辱和屈辱……”

“哎，女士！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也不爱您的缘故。

您过分热衷于长篇大论了！……”

“对不起，请您明智一些，冷静一些！……”

“我……冷静？！让我周围的一切荒唐事见鬼去吧！……我是被这种生活毁掉了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疲倦了。……是的！……我坦率地说，我早就怀疑我们的敌视是否合乎理智，我早就想建议我们暂时休战，以便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相互诋毁？这使谁高兴？——但是，某种东西又妨碍我这样做。因此，我由于思考和苦恼，几乎成为象我的信徒——人们这样的反省者了。我非常不幸，女士……我的生活中有多少苦恼和痛苦，啊！……”

“不过，最后还是请您听我说！”善打断了自己敌人对忧郁情绪的发泄。“您干吗叫苦不迭呢？您想得到怜悯么？要知道，我们是彻底坦率的，——您应当明白，我除了口头上的同情外……不会有别的同情。……您需要口头上的同情么！……我有理由认为，由于我是女性，我具有作为善所必需的全部属性，但显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同您的斗争——这些属性变小了，丧失了，而现在，与其说我是某种真实的存在，毋宁说是一个幻影。……到哪里去寻找这种可悲现象的原因呢？……除了在人们对我的关系中，就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寻找了！这些关系……”

“且慢，女士！……别向我谈这些关系！我根据我的沉重的痛苦经验能理解它们！我把我最好的品

质贯注给我的崇拜者了，而他们却背叛了我，投向您，正如人们背叛您，投向我一样！难道我现在是从前的那个恶？！……难道这个庸俗、下贱、齷齪、卑微的东西是我？女士，我的尼禄^①在哪里？加利古拉^②在哪里？鲍尔查父子^③在哪里？！！德·萨德侯爵^④在哪里？——他们，这些恶的天才们在哪里呢？——他们都不在了，女士！……而且再也不会有了！我不能再创造他们了，这既由于我本身已没有过去的力量，也因为不再有我赖以铸造的模子，不再有能够在恶或善方面成为伟人的人物了。女士，我被掠夺了！就象您一样，我也被掠夺了！他们由于喜欢可恶的反省，而把自己的艺术严整性和完美性剥夺后，我们的最好的品格，最好的行为也被他们破坏了。他们从您那边转到我这边，又从我这边转到

① 尼禄，公元54—68年的罗马皇帝，暴君，曾杀死他的母亲、哥哥、妻子和老师。在他统治的末期，各地爆发大规模起义，他逃出罗马，自杀而死。

② 加利古拉是公元37—41年的罗马皇帝盖乌斯·凯撒的绰号，意为“军靴”，暴虐无道，行为乖戾（曾企图让他的爱马担任执政官——古罗马的国家最高职位）。后为其禁卫军谋杀。

③ 鲍尔查父子，在意大利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的贵族。父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子名凯撒。他们曾企图独揽意大利政权，广泛地采用贿赂、暗杀、毒杀等手段。

④ 德·萨德侯爵（1476—1507），法国作家，写有《道德的不幸》等小说。他的小说以描写虐淫狂为能事，他本人就一再因强奸、毒杀案受到法院审讯，锒铛入狱。死于神经病。

您那边，鬼晓得他们之中谁恶谁善！该死的分析家们！……”说到这里，恶气得喘不过气来，就不作声了。

这时善又说起话来。

“尽管我有狭隘性和局限性，我仍旧理解您，先生，并且同意您的意见。正如您问：您的优秀的人物在哪里？——我也要问：伟大的公民布鲁图斯^①在哪里？公正的阿里斯泰迪斯^②在哪里？愉快的、每一句话都倾注了全部热情的奥古斯蒂努斯^③在哪里？伟大的善良的人们在哪里？完美的人在哪里？在我周围降临的是影子，冷漠的、没有血肉的影子，而不是人！他们忏悔又哭泣，哭泣又忏悔，尽管他们做得很好，但是，难道这就是对我的效劳吗？……现在什么样的行为才有权得到善者这个称号呢？……如果某人不偷盗，不杀人，不撒谎，不诽谤，而且当他走过正在起劲地干这些事情的人的身边时，不加入他们

① 布鲁图斯(公元前85—42)，古罗马共和派反对独裁者尤利乌斯·凯撒(公元前100—44)的领袖和谋杀凯撒的参加者。后人把布鲁图斯的形象加以理想化，使之成为争取共和、反对暴君的战士形象。

② 阿里斯泰迪斯(公元前约540—约467)，雅典国务活动家，温和民主派的领袖。

③ 奥古斯蒂努斯(354—430)，天主教教会的主教，教会作家，〈忏悔〉与〈上帝颂〉是他最著名的作品。